

獨幕劇

《少年遊》

劇情大綱

三個失意男子，甘願淪為小偷，以求鹹魚翻身。

行動尚未開始，本應空無一人的豪宅，忽然出現一位婦人，抓住其中一人，說他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兒子。

為求自保，男子答應婦人留在家中，這才發現還有一位自稱妹妹的女子。

母女二人在男子身上不斷傾注各種回憶，直到他朦朧睡去。

夢中，他見到自己曾經遺忘的、真正的童年。

越睡越沉的他，沒有察覺自己的夢境逐漸和她們的敘述重疊，夢中的過去和眼前的現在越來越像。

一覺醒來，男子接受了他的第二人生，和眼前的「母親」與「妹妹」。

但是，幸福的遊戲在「父親」回來的那一刻結束了。他不承認自己有過一個兒子。

男子發狂地想證明自己就是當年的兒子。靠著小偷同夥，找出一本多年前被「妹妹」丟棄的日記……

人物

二哥 三十歲，公務員，平淡如路人一般的外表。

大弟 二十九歲，無業遊民，打扮和說話都帶著江湖味。

小弟 二十五歲，待業中，身材微胖，講話容易結巴。

母親 年齡不詳，優雅的貴婦人。

妹妹 年齡不詳，蒼白瘦弱的少女。

父親 年齡不詳。

場景

一間簡潔的客廳。僅有的家具是一套口字型沙發，和一個長方型茶几。

以傳統戲曲的「一桌二椅」方式擺設。其樣式與材質要能顯出主人的闊氣。

除了以上所提，以及演員隨身小道具之外，其他道具不會以實體出現在台上，

演員操作時採傳統戲曲的「象徵」方式表演。

舞台左方是一扇通往屋外的大門，舞台右方是一道通往閣樓的樓梯。

舞台上同時存在其他場所，例如洗手間、廚房、戶外的水池等。

演員以傳統戲曲「奔勞於途」的方式，穿梭在各個場所之間。

時間

午夜之後，破曉之前。

幕啟。

空無一人的客廳。

原本緊閉的大門，從另一邊傳出喀啦喀啦的開門聲。

門開，大弟進。

他帶著一個手拉式行李箱，只用單手就可以輕易移動，裡面似乎空空如也。

大弟：呼！終於到了！

大弟把行李箱丟在門口，先是環顧四週，然後一屁股坐在沙發上。

大弟：還不錯嘛！家具看起來也是高級貨……

大弟拿起茶几上的遙控器，按了一下。

各種電視節目的聲音接替出現。

夜間新聞：「現在為您播報氣象。明天開始鋒面將會接近，全台各地轉為多雲有雨的天氣，溫度也會下降，請民眾出門一定要記得攜帶雨具……」。

談話節目：「那你跟老公是怎麼認識的？」「朋友介紹的啊！你不知道，他第一次跟我約會的時候，超俗的！居然穿背心短褲跟涼鞋，手上還拿一束玫瑰花。」
「第一次約會就送玫瑰花？好浪漫喔！」。

購物頻道：「請各位觀眾一定要把握時間打電話，這種破盤價只有一檔，今天唯一一檔，就是現在這一檔！時間過了馬上恢復原價。你看，我們陳經理在旁邊一直點頭……」

電視的聲音「啪」一聲被關掉。

大弟：真無聊！每一台都在重播，每一次都是這些人。會在這種時間看電視的人，一定比我還要無聊。（停頓）哇，這什麼東西？

大弟離開沙發，走向下舞台。

大弟：有沒有搞錯啊？現在還有這種老唱機？不知道還能不能用？

大弟從旁邊抽出一張唱片。

大弟：先這樣，然後這樣，再這樣……

音樂緩緩響起。

大弟：酷！跟以前在鄉下看到阿祖常常在用的一樣！

大弟投入地隨音樂起舞，舞步卻是亂七八糟。

門鈴響。

大弟沒聽見。

門鈴又響。

大弟：有聽到了啦！馬上來！

大弟走向唱機，音樂停。

大弟轉身小跑步至大門前，開門。

小弟進，肩上有一個登山大背包。

小弟：你好，我是……

大弟：等一下再講！先請進！

大弟把剛才亂放的行李箱移開，讓出一條路。

小弟：謝謝。

大弟領小弟進客廳。

大弟：我幫你拿東西？

小弟：不用了，怎麼好意思……

大弟：那你就自己隨便找地方放吧！（停頓，清清喉嚨）你是……「小弟」！對不對？

小弟：是，我是、我是……小弟。

大弟：嘿嘿，你長的跟我想像的一模一樣！跟你的名字很搭！

小弟：所以大家才叫我「小弟」……

大弟：你在部落格的留言很有個性耶，跟你本人講話一樣，同樣一句都重複好幾次。

小弟：那個是因為我最近才在學怎麼用部落格，常常不小心按太多次……

大弟：（停頓）……對嘛？我想也是。

小弟：那個，你是……「大·哥」嗎？

大弟：（苦笑）這個嘛……

小弟：你也跟我想的一樣，看起來就是一副大哥樣……

大弟：你這麼說我是很高興啦，不過，很可惜，差那麼一點！

小弟：對、對不起。

大弟：不用對不起啦！這又沒什麼，常常都有人認錯。

小弟：那……你是「二·哥」？

大弟：嘿嘿，你又猜錯了。

小弟：（驚恐）那你到底是誰……？不會吧？（高舉雙手）我才剛到這裡，什麼事情都還沒開始做喔！

大弟：你不要那麼緊張，我是「大弟」、「大·弟」！

小弟：（捶自己的頭）對、對！你是「大弟」！沒有「大哥」，只有「大弟」！嚇死我了……我以為部落格被監看了。

大弟：想太多！誰有這種閒功夫啊？你知道台灣有多少個部落格嗎？有些人還同時開好幾個哩。

小弟：不是常有人相簿密碼被破解，私密照片被看光光？

大弟：你有網路相簿喔？我以為只有女大學生在玩那個。

小弟：我沒有啦！我只是舉例而已。

大弟：放心，那篇文章我早就刪掉了。而且只有我們三個人知道密碼，其他人

連部落格都進不去啦。

小弟：總共有三個人，你跟我在這裡，所以還剩一個沒來……我是不是太早到了？

大弟：不會，時間剛剛好，「二哥」應該也快到了吧？

小弟：你之前就認識「二哥」嗎？

大弟：沒有啦，我跟他今天也是第一次見面。

小弟：（低聲）你不覺得「他」……

大弟：誰？

小弟：「二哥」，他給人一種很可怕的感覺嗎？

大弟：不會吧？

小弟：他有一次不是說他會「感應」？只要用手拿東西，就可以感應到這個東西身上發生過什麼事情……（打了個冷顫）每次看完都會覺得毛毛的。

大弟：（停頓。然後大笑不止）哈哈！

小弟：（直盯著大弟）我覺得你也怪怪的……

大弟：哈哈！

小弟：喂！到底有什麼好笑的？

大弟：（邊笑邊說）一聽就知道是騙人的嘛！要是他有特異功能，靠那個賺錢就賺不完了，幹嘛還來加入我們？最好一人有一種超能力，就可以組成一個無敵什麼戰隊的。

小弟：什麼戰隊？

大弟：你沒看過嗎？下午都有播啊，真人演的卡通。一組有五個人，只要接到指令就會變身，變身以後都會穿不同顏色的衣服，還要戴面具！結果根本就看不出來是誰演的……超搞笑的！

小弟：（苦笑）那是小孩子看的吧？你很常看電視喔？

大弟：在家無聊嘛！

沉默。

小弟慢慢往大弟身邊靠近。

大弟：沙發這麼大，你一直靠過來幹嘛？

小弟：我會怕嘛。三更半夜的，到處黑漆漆，靜悄悄，說不定就有人站在門外面偷聽我們講話……

大弟：神經病！幹嘛自己嚇自己？！

門外傳來有人清喉嚨的聲音。

二哥：咳！

大弟和小弟同時從沙發上彈跳起來，不敢轉頭去看。

二哥進，手上提著一個公事包。他順手把門關上，站在門口不動。

大弟：（跟小弟結巴的語氣一樣）二、二哥？

二哥：對。門沒關，我就自己進來了。

大弟和小弟兩人這時才慢慢轉過頭去，上下打量著二哥。

二哥：不打算請我進去嗎？

大弟：不好意思！讓你等那麼久！請進！

大弟用不自然的走姿移動到大門口，領二哥進。

二哥：抱歉，我來晚了。

大弟：沒關係！請坐！幫你拿包包？

二哥把公事包遞給大弟，在小弟身邊坐下。

小弟正襟危坐，想和二哥握手問好，手才剛伸出來，卻被二哥搶先開口。

二哥：你好，我是二哥。

小弟：你好，我是小弟。

大弟：大家好，我是大弟。

小弟：那個……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通……

大弟：你這次又有什麼事？

小弟：不好意思，讓我釐清一下，你是「大弟」？

大弟點點頭。

小弟：你是「二哥」？

二哥點點頭。

小弟：那你們誰比較大？

大弟和二哥互指對方。

大弟／二哥：他！

大弟和二哥各指自己。

大弟／二哥：我！

小弟：到底是才是老大？

大弟：今天的行動是我發起的，所以我排第一，他排第二。

二哥：可是我年紀比他大，所以我是「哥」，他是「弟」。

小弟：（搖頭）不懂。

大弟：不懂也沒關係，你只要記得一件事就夠了。

小弟：什麼事？

大弟：你·是·小·弟。

小弟：好ㄣㄣㄣ¹的自我介紹。我可以重來一次嗎？

大弟：請！

小弟：兩位好。我叫「小弟」。只是剛好跟「大弟」差一個字，並不是真正的兄弟喔。

大弟：這個我們都知道啦！

小弟：嗯，就這樣。

大弟：就這樣？隨便再多說幾句看看啊！

¹ ㄣㄣㄣ：「囧」，原為光明、明亮的意。其字形很像人的臉部，於是在網路上被當作表情符號來使用，代表無可奈何、束手無策、令人傻眼等意思。

小弟：現在……失業中……

大弟：（尷尬）這個不用說出來，大家都……「嗯」嘛？呵呵！

二哥默默舉起手來。

大弟：你舉手是什麼意思？

二哥：我不是。

大弟：你不是什麼？……（恍然大悟）你不是？！

二哥：我在當公務員。

大弟：那你來這裡幹嘛？神經病啊？

二哥：我在尋找真正的人生。

小弟：你看吧！我就跟你說他怪怪的！

二哥：我很正常，一點都不奇怪。

大弟：媽的，聽了就一肚子火……尋找真正的人生？你幾歲啦？你還是青少年嗎？

大弟朝二哥撲去，小弟上前拉住大弟。

小弟：等一下啦！

大弟：拉我幹嘛？我問你，你聽了不生氣嗎？不生氣嗎？

小弟：你沒抓到笑點。

大弟：什麼？

小弟：他在講笑話！一聽就知道是騙人的，世界上怎麼可能有這種人嘛？

大弟：嗯？我太認真啦？呵呵，對不起啊。

二哥沉默不語。

大弟：不要介意，只是一個笑話而已嘛！

小弟：你只是想搞笑吧？對吧？

二哥：不對，我說的都是真的。

大弟又想朝二哥揮拳，小弟趕緊拉住大弟。

大弟：你！

小弟：（對二哥）拜託你換一個話題好不好！

大弟：不懂珍惜、只會逃避現實的膽小鬼！

二哥沉默。

大弟：說話啊！說不出來啦？

停頓。

二哥：你不也是嗎？

沉默。

大弟：他媽的！

小弟：噓！

大弟：幹嘛？

小弟：你太大聲了！

大弟：（低聲）他媽的……現實？你懂什麼是現實？

二哥：至少我知道，你現在這樣子一點都不現實！

大弟：我有血有肉，哪裡不現實了？

二哥：你幹過這一行嗎？（看向小弟）你有嗎？稱得上「偷」過的東西搞不好只有公共廁所的衛生紙。只不過在網路上偶然認識，好像很談得來，就相約來當小偷……這種事情哪裡現實了？

停頓。

小弟：逃避現實有什麼不好？如果可以逃到更好的地方……

大弟：……我不想管你們了。

二哥：反正今天過後，我們就不會再見面了，大家有各自的路要走。

二哥打開公事包，拿出三罐罐裝啤酒，遞給其他兩人。

小弟：（自言自語）公事包裡面是這個啊？

二哥：當做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乾杯吧！

小弟：二哥！你太感人了。

三人同時打開啤酒。

二哥、小弟：乾杯！

二哥和小弟相碰乾杯，大弟沒有配合，自顧自地一口氣喝完。

小弟：喂！你這樣很沒禮貌。

大弟：囉囉唆唆，出來混就乾脆一點！趕快拿到自己那一份，天一亮，門一開，馬上走人。

小弟：你真是一個無情的人……

大弟：隨便你們怎麼說。（停頓）同樂會結束了。可以開始工作了嗎？

大弟把行李箱拿到茶几上，毫不客氣地打開，裡面空空如也。

除了一支手電筒。

小弟也跟著把自己的登山背包擺上沙發，瞥見大弟的行李箱。

小弟：哇塞！你打算裝多少東西啊？（對二哥）你呢？你用什麼裝？

二哥比比自己的公事包。

二哥：最值錢的東西，不一定體積最大。

大弟最先開始翻箱倒櫃，把每個抽屜拉出來，東西倒出來，直接趴在地上找。

大弟：可惡，什麼都沒有！

小弟又把東西通通塞回去抽屜，把抽屜放回去。

小弟：這樣不好，人家回來看到會生氣！

大弟：這家搞不好其實沒什麼錢。

二哥：這裡是老社區了，家裡應該藏了不少值錢東西，因為他們不喜歡銀行。

小弟：例如在床底下藏金塊之類的？

二哥：你那個年代的人啊？

大弟：有金塊又怎麼樣？又不知道藏在哪裡。

小弟：怎麼跟買樂透一樣？很難中！
大弟：只能改用地毯式搜索了。
小弟：你有學過嗎？
大弟：沒有。（停頓）這需要學嗎？所有地方都翻一遍就對了啦！

趁兩人談話之際，二哥往門口走去，蹲在地上不知道在研究什麼。

小弟：喂！請問一下，你在幹嘛？
大弟：又來了……
二哥：我在感應。
大弟：又在講那個。你有成功過嗎？
二哥：我以前真的可以！小時候我可是出名的神童耶。
小弟：然後呢？
二哥：七歲上小學以後就消失了。
小弟：這聽起來就像科幻小說嘛。
大弟：誰認識七歲以前的你啊？天知道你講真的還假的？
二哥：不相信就算了。（停頓）這雙鞋子……
小弟：怎麼樣？
二哥：不太好聞。

沉默。

二哥：（手拿鞋子，眼睛往鞋子裡面看）這裡真的有錢嗎？
大弟：乖寶寶，你以為我們來玩遊戲的嗎？要不要早點回家睡覺？不然改行去當 X 戰警也很適合你。
二哥：你有點耐心好不好？
小弟：不是鞋子的話，也可以感應嗎？
二哥：什麼都可以，不過鞋子最好！它是見證一個人一天所有行動的攝影機。去過哪裡，見過什麼人，做過什麼事情……
大弟：在我看來只是個臭東西。
小弟：那襪子可不可以？
二哥：不行，那不一樣。襪子只穿在裡面，沒有和外界接觸。
小弟：你也會隔空抓藥嗎？
二哥：我不是特異功能人士。
小弟：那……你會知道明天發生的事情嗎？
二哥：不能看見未來，只能感應過去。
小弟：那現在呢？
二哥：每個人都可以看見自己的現在。
小弟：我就看不見。
大弟：把燈打開就可以看見了。

小弟：你有看過小偷開燈的嗎？
大弟：反正又沒人在，怕什麼？
二哥：清楚腳下的路就夠了，只要低頭就看得吧？
小弟：我看不到。
大弟：因為你的啤酒肚太大了。
二哥又找到另一雙鞋子。
二哥：我小時候也有一雙這種鞋子！
小弟：這家有小學生嗎？
二哥：我想沒有。小朋友的鞋子只有一雙，款式又舊。是以前穿過捨不得丟吧？
大弟：你要不要改行去算命？
二哥：有人會花錢去聽別人說自己的過去嗎？
小弟：有啊，失憶症的人。
停頓。
大弟：無聊。過去有什麼好看的？
二哥：沒有過去哪有現在？
大弟：到目前為止，你的特異功能對這個工作有什麼幫助嗎？拜託你開天眼看一下錢藏在哪裡好不好？
二哥：我確定沒有在鞋櫃裡。
大弟：夠了，你可以離開那個又黑又臭的地方了。
二哥：我需要時間吸收資訊，建立資料，把自己變成這個家的一份子，才能知道他們會東西放在哪裡。
停頓。
二哥單手握拳，把拳頭放在額頭上，做出正在感應的樣子。
二哥：小弟！你把那邊的抽屜拉出來，後面應該有東西。
大弟不屑一顧，小弟照著二哥的話做。
小弟：真的！一本存摺！
大弟回頭去看，故意裝做不在乎。
大弟：說不定只是湊巧而已。（停頓）這個抽屜上鎖了，打不開。
二哥又做出感應的樣子。
二哥：把桌上的電話翻過來，鑰匙就用膠帶貼在下面。
小弟照做，果然發現一把鑰匙。
小弟：太神了！好像你以前住在這裡一樣。
二哥：怎麼可能？我只是變成他們家的人而已。
大弟：你怎麼不去當 CSI？
二哥：這種事情說出去只會被當成神棍。
大弟：該不會你已經來過了？值錢東西早就通通拿走了？
二哥：我發誓今天是我第一次來。

小弟：好驚人。(停頓)可是，你不是說七歲以後就不靈了嗎？

二哥：我才是最應該被嚇到的人吧？

小弟：果然跟買樂透一樣，還是要靠運氣。

二哥：(停頓)我去上個廁所。

二哥走進右舞台，樓梯旁，一間不存在的洗手間。

二哥在裡面擺出上廁所的動作。

小弟：(看著二哥)才喝一罐就這樣？

大弟：等等，噓！

大門的另一邊傳出喀啦喀啦的開門聲。

大弟：有人回來了！

小弟：不是說這附近只有這一棟房子，沒有鄰居也沒有警衛，全家人要出國到下個月才回來嗎？

大弟：我得到的消息是這樣沒錯啊！

小弟：(往二哥的方向)喂！

大弟：噓！小聲一點！

小弟：你不叫他嗎？

大弟：現在一出聲不就被發現啦？

小弟：那怎麼辦？又不能從門口出去……

大弟：先躲到樓上再說！

大弟拉著小弟，下。

大門打開，打扮優雅的母親，提著購物籃進。

母親：弄得這麼亂？真是的……

二哥：真舒服！

二哥從洗手間走出來，和母親四目相接。

沉默。

母親：你回來啦？這麼快？

二哥：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母親：沒關係，我了解，你一定有你的苦衷。

二哥：我不是故意的，我沒有惡意，我只是……

母親：回來就好。

二哥：……

母親：回來就好，(停頓)兒子。

二哥：兒子？

母親開始收拾地上的東西。

母親：沒想到你還記得。你小時候都把自己的寶貝藏在這個抽屜，雖然都是一堆破銅爛鐵。

母親發現茶几上的存摺。

母親：自從你走了，我就每天存一百塊進去，就是怕你哪一天有了困難，突然回來。來，拿著。

母親把存摺塞到二哥手中。

二哥愣住，本能地把存摺推回去。

母親：不用還給我，這是我欠你的。當年，我居然在路上把你搞丟了……

二哥：對不起，我想妳搞錯了……

母親：你什麼都不用說，我都知道。我先幫你收著，需要的時候，隨時來找我拿。

母親又埋頭去整理客廳，彷彿沒聽見二哥的話。

門鈴響。

母親：（對二哥）你先坐著，沒關係。（邊開門邊問）誰啊？這麼晚了？

大門打開，大弟和小弟就站在門口。

大弟：伯母，您好。（心虛，語塞）我們是……你兒子的……朋友。

母親：你們太客氣了，說什麼朋友？你們都是他的救命恩人。

二哥回過頭去，和大弟小弟異口同聲。

三人：救命恩人？

母親：（對二哥）傻兒子，那時候你還太小，一定忘記了。

母親從抽屜裡找出一張泛黃的報紙。

大弟：好懷念的報紙啊！對不對？

大弟用手肘戳小弟。

小弟：對、對啊！可以借我看一下嗎？（低頭看）「小英雄見義勇為，搭救同校同學。」

母親：那天你放學貪玩，跑到河邊，一不小心掉進去了。還好有兩個精靈的小朋友經過，趕緊去找大人來幫忙，才把你拉上岸來。

大弟：（附和）對啊！那次超驚險的！

小弟：你記性還真好……

大弟：（瞪了小弟一眼）這件事情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啦！

母親：今天真是個好日子。不但你回來了，還帶回來兩位故人。前天你不是寫信回來嗎？（從抽屜裡拿出一個信封）我一收到就不敢出門，巴里島也不去了，一直在家等你。剛剛突然想到，冰箱裡沒菜了，你回家一定會肚子餓，我就趕快跑出去買菜。還好隔壁就有一家 24 小時的超市。我現

在馬上就幫你弄吃的。你們稍坐一下，很快就好了。

母親走向左舞台，一間不存在的廚房。
觀眾可以看見母親在廚房裡烹飪的動作。

留下三人在客廳。

二哥：你們搞什麼？什麼救命恩人？

大弟：隨便啦！她要說我們是誰都可以。你就留在這裡，她說什麼，你就配合什麼。（學婦人口吻）好兒子，到時候要多少就有多少，還用找得那麼辛苦嗎？

二哥：我才不是他兒子！

小弟：不然，換我來當也可以？

大弟：你以為人家不會發現嗎？

小弟：會嗎？我們兩個體型還滿像的，應該不會被發現……

大弟：你跟他哪裡像啦？你是小丑，他是小生，差很多！

小弟：好傷人喔！

二哥：夠了！我不想演這齣戲……

大弟：你不是要尋找真正的人生嗎？只要錢一到手，你要什麼樣的人生沒有？我看她應該沒有其他家人，這些錢恐怕最後也沒人繼承。與其被不明不白的人拿走，倒不如借給我們當創業基金。

小弟：我們不就是不明不白的人嗎？

母親回到客廳，三人噤聲。

母親：來，先吃點水果。（停頓）果然自己的家永遠不會忘記，我好高興，沒想到你還記得回家的路。

小弟：他記得可清楚了。

大弟：閉著眼睛都能走到。

小弟：他連抽屜鑰匙藏在哪裡都知道！

母親：我就怕你忘了，這些年來都不敢動過一桌一椅，你看，這些家具這麼舊了，還是捨不得換新，一切都和你走的當年一模一樣。

大弟：幾十年前就用這麼高級的家具啊？現在都是老古董耶……

大弟忘情地摸著屁股下面的沙發，這才發現眾人正盯著他看。

大弟：不是，我是說，伯母這麼有心，難怪還看得到這種老唱機。

母親：（微笑）你眼力真好，要放來聽聽嗎？

大弟：不用了啦！這麼晚了，怕吵到鄰居。

母親：你沒說，我都忘記時間了。你們都累了吧？樓上還有一間客房，要不要先睡一下？

二哥：我不暈。

大弟：對對對，你在這裡陪伯母，這麼久沒見，一定有很多話要聊。

小弟：（一個大呵欠）我真的累了。那我們就不客氣了！

母親：樓梯上去左轉就是客房。你們別客氣，當作自己家啊。

大弟拖著小弟離開客廳。

大弟：（低聲對小弟）你還真敢說！

小弟：我看媽媽那麼好客，不好意思拒絕嘛。

大弟：媽媽是你叫的啊？以後你不要講話，由我代表發言！

大弟和小弟下。

停頓。

大弟和小弟從右邊上場，一副驚恐的樣子。

體型削瘦、一身白洋裝的妹妹，上。

大弟：妳是誰啊？

小弟：妳不會講話嗎？

妹妹一邊朝母親走去，眼睛卻直愣愣地望著二哥。

二哥本能地往沙發後面躲。

二哥：妳找錯人了！應該去找那兩個人！

母親：妹妹！妳不要這樣！

二哥、大弟、小弟三人異口同聲。

三人：妹妹？！

妹妹走向二哥，對他伸出手。

妹妹：哥，你不要怕！媽媽不會罵你，快出來！

二哥：我是……哥哥？

妹妹：怎麼這樣？哥哥居然不認得我？

母親：妳不能怪他，他好不容易才到家，實在太累了。讓他好好休息，過幾天就會全部想起來了。

妹妹：那，你記不記得這個？

妹妹捲起左手的袖子，露出又白又長的手臂，上面有一道明顯的疤痕。

母親：不可以這樣！有客人在這裡，沒規矩！

大弟：（苦笑）沒關係……我們不介意……

二哥：這是什麼？

妹妹：你不記得嗎？有一天放學的路上，我因為貪玩不小心受傷。後來還是你

來救我。(停頓) 怎麼會連這個都忘記了？你的手上也有一個啊！

母親：來，讓我看。

二哥：沒這回事，我的手從來沒受傷過，也沒什麼疤痕！

母親拉過二哥的手，打開掌心一看，什麼都沒有。

妹妹：你看！跟我的一模一樣！那天我們是一起掉下去的，這下子你想起來了吧？

大弟：你想起來了吧？

二哥：不，我根本沒經歷過，怎麼想得起來？

妹妹：你再努力想想！

小弟：你再想想？

二哥：不可能，我想不起來。

母親：妹妹，妳先回去睡覺吧！哥哥很累了，今天先讓他休息，好不好？

妹妹：我不睏……

母親：不行，熬夜對身體不好。妳順便帶哥哥的朋友到客房去，他們不知道路。

妹妹：(勉強) 好吧。

妹妹領著大弟和小弟，上樓。

二哥：對不起，一定是哪裡搞錯了……

母親：你只是累了。睡一下就好，沒關係的。

母親摸摸二哥的頭，二哥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樣，身體漸漸放鬆。

母親：你以前放學回家也常常在沙發上打瞌睡呢。

二哥整個人躺下來，睡著了。

母親離開，走到左舞臺，一間不存在的廚房裡。

觀眾可以看見母親在廚房裡烹飪的動作。

妹妹下樓。

妹妹走到二哥身邊，搖醒他。妹妹說話的口氣就像個幼稚園小朋友。

妹妹：哥！我要摘那朵花！

二哥：不可以！隨便靠近水池很危險。

妹妹：裡面又沒有水！

二哥：因為有人把水抽光了，現在只剩一堆爛泥巴，很髒耶。

妹妹：可是媽媽最喜歡花，我想摘回去送給她。

二哥：不要去啦！

妹妹興奮地跑向舞台一角，「碰」一聲跌在地上。

妹妹：哥！

二哥衝向妹妹身邊。

二哥：妳在那邊不要亂動！我馬上過去！

二哥在地上找到一根樹枝。

二哥：我把樹枝伸過去，妳要抓著它，我才能拉妳上來，知道嗎？

妹妹：快一點啦！

妹妹抓住樹枝，二哥在一邊拉，妹妹好不容易才站起來。

二哥：沒事了！沒事了！

妹妹卻哭了。

二哥：怎麼了？剛剛都沒哭，怎麼現在才哭？

妹妹：要送給媽媽的花……

二哥：好，妳在這裡等，我去摘！（回頭）那妳回家不可以哭喔，不然媽媽又會罵我。

妹妹：好，我不哭。

二哥小心翼翼地走向水池，妹妹站在池邊看。

母親離開廚房，來到客廳。

母親：這兩個孩子怎麼現在還沒到家？

二哥摘到了花，遞給妹妹。

妹妹把花拿在手中，高興地跑在二哥前面，快步走進客廳。

妹妹：媽！妳看！這朵花很漂亮吧？送給妳！

母親：妳怎麼了？手上哪來這麼大一個傷口？不痛嗎？

妹妹搖頭。

母親：（對二哥）你怎麼當人家哥哥的？這麼晚才回家，還讓妹妹受傷？

二哥：我……

妹妹：媽媽妳不要罵哥哥啦！我不痛。

母親：快過來，我幫妳擦藥。

母親把妹妹拉到身邊坐下，留二哥一人站著。二哥忽然委屈地哭了。

母親：怎麼哭了？男生要勇敢，你已經唸二年級了喔！

二哥：我叫她不要去、她偏偏要去……

母親：好，是妹妹不乖，媽媽錯怪你了。你的手怎麼了？

二哥打開緊握的拳頭。

妹妹：流血了！

母親：沒關係，媽媽幫你擦藥。

妹妹：哥，你會不會痛？

二哥：有一點。

母親：你是男生，不痛。你看妹妹好勇敢，都不喊痛。

妹妹：哥哥好可憐喔……

二哥：沒關係，我是男生，我要勇敢。妹妹不會痛，我也不會痛。

母親幫二哥包紮好，二哥的手上多了一圈白色繃帶。

母親：乖，你累了吧？睡一下好不好？

二哥躺回沙發，兩手放在胸前。

母親領著妹妹，上樓。

樓梯還沒走完，妹妹在途中又下樓。

她是現在的妹妹，不是幼稚園的妹妹。

妹妹走近沙發，拉開二哥的右手。

妹妹：哥，我幫你換藥。

二哥驚醒。

二哥：妳爲什麼會在我的夢裡面？

妹妹：哥，跑進我的夢裡的人，是你啊！

母親在樓梯上對妹妹說話。

母親：不要吵哥哥睡覺，他很累了。

母親在樓梯上等著妹妹，兩人一起上樓。

二哥又在沙發上睡著。

大弟和小弟下樓，叫醒二哥。

大弟：喂！起來了！

二哥驚醒。

二哥：你們是誰！

大弟：噓！小聲一點，不要把那對母女吵醒！

二哥：是你們啊……

大弟：你也太好睡了吧？連我們是誰都反應不過來？

小弟：說不定她們說的是真的，你真的是她們家的兒子。

二哥：剛剛在夢裡，我真的變成她們家的兒子了。

大弟：開玩笑？作夢可以當真嗎？你一定是睡迷糊了。

二哥：我要回家……

大弟：這裡就是你家啊！

二哥：我說的是我自己的家！承德路上面的分租公寓！不是這個豪宅……
大弟：你再忍耐一下，想辦法問出家裡還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剛剛那個存摺呢？
二哥：我還給人家了。
大弟：你笨啊！想辦法要回來！我跟小弟會在樓上繼續找。
小弟：從剛剛找到現在，根本什麼都沒有嘛！
大弟：少囉唆，這裡由我發號施令！（對二哥）不要忘了你是誰，你是有特異功能的二哥！

大弟和小弟上樓。
妹妹下樓。

妹妹：哥，你醒啦？
二哥：嗯。你的手……還痛嗎？
妹妹：你想起來了？
二哥：我好像夢到以前的事情了。
妹妹：你一定想得太用力了，才會連睡覺都夢到。
二哥：連夏天都要穿長袖，一定很熱吧？
妹妹：我習慣了。
二哥：對不起，都是我不好。那時候沒有阻止妳。
妹妹：小孩子誰不調皮？一點皮肉傷沒有什麼。
二哥：可是一個女生留下那麼大的疤痕，不好看。男孩子看到會害怕，萬一以後嫁不出去怎麼辦？
妹妹：我才不嫁。我要在家裡陪媽媽一輩子。
二哥：等到妳遇到喜歡的人，妳就不會這麼說了。
沉默。
二哥：我說錯話了？
妹妹搖頭。
妹妹：哥，你手上的疤痕，一定很痛吧？
二哥：不會啊，沒有什麼感覺。

二哥把右手掌朝上，打開，出現了一個和妹妹一樣的疤痕。
妹妹湊過去看。

妹妹：沒人問過你這怎麼來的嗎？
二哥：好像有吧？
妹妹：你怎麼回答？
二哥：我忘記了。

妹妹：你應該要說「這是爲了保護我妹妹才受傷的」！

二哥：這樣說一定會被同學笑，好像在吹噓自己是英雄一樣。

妹妹：要是你說你其實是拯救世界的英雄，我一定會相信。

二哥：笨蛋。

妹妹：那不要拯救世界，只要保護我跟媽媽就好了。很簡單吧？

二哥：嗯……我會努力試看看。

妹妹：看看而已喔？

二哥：好，我會保護妳跟媽媽。

停頓。

妹妹：哥，我想睡覺了，可以在旁邊陪我嗎？

二哥點點頭。

妹妹在沙發上睡著，二哥在妹妹身旁坐下。

小弟飾演的高中同學，從舞台左邊上。

二哥：「我的志願」，我的志願是當超人、拯救全世界。

同學：小學的時候大家都好白痴喔？當超人？

二哥：我不是隨便亂寫的哩！我以前真的有超能力！

同學：哈哈！你才沒有哩！

二哥：我有！

同學：那你用給我看？

二哥：今天不行。

同學：爲什麼？

二哥：超能力今天輪休。

同學：哪有這種事？

二哥：因爲每用一次，都要休息一天，恢復體力。

同學：同學，你幾歲啦？高三耶！又不是三歲小孩？

二哥：真的！我沒騙你啦！

同學：超白痴的，跟大家講一定會笑死。

二哥：你有沒有聽懂啊？我說的都是真的！

同學：騙鬼啊！

二哥和同學扭打成一團。

母親扮演的國中老師，從舞台左邊上，拉開兩人。

老師：不要打了！（對同學）在旁邊等我一下。（對二哥）你有沒有跟你爸爸

說，今天要繳營養午餐費？

二哥搖頭。

老師：今天放學，老師跟你一起回家，做家庭訪問，你先打電話回去跟爸爸說一聲。

二哥：不行，今天不行。

老師：爲什麼？

二哥：我爸不在家。

老師：老師可以等他下班沒關係。

二哥：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回來，他說這次要出去比較久。

老師：你們家還有誰在？

二哥：沒有，只有我和我爸。

老師：你還只是國中生，一個人生活，沒問題嗎？

小弟飾演的同學上前拉住老師，撒嬌。

同學：老師，妳不要理他啦，他都會騙人！

老師：（對二哥）老師馬上回來，你在辦公室等，不要離開！

小弟飾演的同學拉著母親飾演的老師，下。

二哥一個人在舞台上，東張西望，都沒有人來。

他蹲下來，把頭埋在手裡。

他開始哭。

妹妹從沙發上起來，走向二哥。

妹妹：哥，你不要哭。

二哥：妳是誰？

妹妹：我是你妹妹啊！

二哥：我不認識妳。

妹妹：我是你妹妹啊！

二哥：我沒有兄弟姐妹，我家只有我一個小孩。

妹妹：媽媽在等我們回家吃飯啦！快一點！

二哥：爸爸說我沒有媽媽！

妹妹：哥，不要玩了啦，這個遊戲不好玩。我們趕快回家好不好？已經很晚了，再不回去媽媽會擔心喔！

妹妹拉著二哥，在舞台上繞來繞去，如同傳統戲曲的走位。

二哥不情願地配合著妹妹。

二哥：好累喔，我們到底要去哪裡？

妹妹：回家啊！

妹妹拉著二哥來到沙發邊。

妹妹：媽媽，我們到家了！

母親上。

妹妹放開二哥的手，衝上去，撲在母親懷裡。

二哥頓時像斷線的懸絲木偶一樣，攤坐在地上。

在母親和妹妹的對話當中，二哥繼續扮演懸絲木偶。

從頭、雙手、身體、雙腳，各個部位慢慢恢復，慢慢站立起來。

二哥扮演的懸絲木偶，沒有發出聲音。

只是看著母親和妹妹的互動，配合做出動作，像是無聲的旁白，對觀眾說話一樣。

母親和妹妹的眼前，像是站著一個不存在的二哥，兩人始終對著空氣說話。

母親：回來啦！今天怎麼這麼晚？又跑去哪裡貪玩了？

妹妹：因為哥哥的老師要他留下來，教同學算數啊。哥哥好厲害，不管什麼問題他都會喔！

母親：這麼棒啊？哥哥，同學有不會的地方，你就教他們。有困難就要互相幫助，以後你遇到困難人家也會幫助你。

妹妹：我也要叫哥哥叫我算數。

母親：好好好，等一下吃飽飯把功課拿出來，讓哥哥教你寫。

妹妹：那我下次也要考一百分！

母親：哥哥要給妹妹做好榜樣喔！好啦！兩個人都去洗手，準備吃飯了！

母親走進不存在的廚房，下。

妹妹：好香喔！哥，我們去看媽媽煮飯！

妹妹拉著不存在的二哥，也走進廚房，在母親身邊轉來轉去。

客廳裡只剩下二哥扮演的懸絲木偶。
他走向客廳那台不存在的唱機，放下唱針。
音樂響起，二哥扮演的懸絲木偶笨拙地起舞。

母親走出廚房。

母親：吃飯囉！（發現唱機開著）這麼健忘？真是的，唱機開了就忘記關掉。

母親伸手將唱針拿起，音樂嘎然停止。
二哥扮演的懸絲木偶啪的一聲斷了線，攤坐在沙發上。

母親湊到二哥耳旁。

母親：可以吃飯囉！

二哥醒來，看著母親和妹妹不斷從廚房端出菜來，擺了滿滿一桌。

母親：不吃嗎？光看就飽啦？

二哥：沒有，我很久沒有在家吃飯了。

妹妹：今天媽知道哥要回來，準備了好多菜。媽平常很節儉的，每餐都只有三菜一湯，別人還以為我們家吃素呢。

母親：平常只有我和你妹妹在家，吃不了那麼多。不像今天，這些都是你愛吃的，不准剩下來啊！

妹妹把添了飯的碗遞給二哥，母親又忙著夾菜到二哥碗裡。

二哥扒了一大口。

母親：好吃嗎？

二哥：好吃！我好久沒有吃到這麼好吃的飯菜了。

母親：那就多吃點！還有什麼愛吃的，儘管說，以後每天都煮給你吃。

妹妹：媽好偏心，都不問我要吃什麼。

母親：女孩子少吃一點，小心太胖沒有人要。

二哥：妹妹才不胖，我還覺得她太瘦了！

妹妹：聽到沒有？我今天一定要吃兩碗飯！哥你不要跟我搶！

二哥：我哪搶得過妳啊？

母親：好，鍋裡都還有，不怕你們吃。

三個人面對不存在的飯菜，吃得津津有味。

二哥忽然放下碗筷。

二哥：媽，不幫爸留點嗎？

母親：他今天又不回來，沒關係。

妹妹吃飯的動作也停了下來。

母親：別提他。

二哥：爸去哪裡了？

母親：我叫你別提他。

妹妹：媽，沒關係，我會解釋給哥聽。

母親低頭，默默地吃飯。

妹妹：哥一定忘記了，小時候的事情。

二哥：我記得房子裡面有一個男人的背影，高高寬寬的。

妹妹：哥走了以後，媽很傷心，可是爸完全沒有安慰媽，只知道罵她。兩個人開始吵架，一吵架爸晚上就不回家。

二哥：真過分，這明明不是媽的錯。

母親：是我的錯，是我沒把你看好，才讓你失散了。

二哥：要不是我調皮，也不會自己跑到大街上，小時候又不認得路，才會回不了家。

母親：你回來就好，我就怕你在外面受苦。現在回來了，媽會把過去欠你的都還給你。

妹妹站起來，走向唱機。

妹妹：我們來跳舞好不好？

母親：跳舞？我怎麼都不知道妳會跳舞？

妹妹：如果媽願意教我，我就會啦！

妹妹將唱機的唱針放下，音樂響起。

母親：這是我年輕時候的歌……

妹妹：妳們以前都怎麼跳的？

母親：早就忘記了！

妹妹：那……就隨便跳吧！

妹妹拉著母親的手，跟著輕柔的音樂晃動。

沒有明顯的舞步，只是跟著節拍，隨興動作。

二哥看著動作笨拙的母女倆，笑了。

妹妹：媽，妳看！哥笑了！我今天他第一次看到他笑！（停頓）媽，妳也笑一個嘛！

母親忽然掩嘴而笑，開始了就停不下來。

妹妹：媽，妳怎麼啦？

母親：沒什麼，媽心裡高興。

母女倆再度回到音樂的節拍上，二哥在旁邊打拍子。

大門的另一邊傳來開門聲，父親進。

父親：三更半夜的，吵死了！

音樂嘎然停止。

妹妹：（陌生）爸，你回來啦？

父親很快發現二哥的存在，二哥想逃避父親的視線，無法四目相接。

父親：你是誰？爲什麼會在我家？

二哥搖頭，說不出話來。

父親：其他人哩？

二哥搖頭。

母親和妹妹上。

二哥撲進母親懷裡。

妹妹：爸，怎麼不多玩幾天？

父親：一個人去玩沒意思，我就提早回來了。（停頓）這個人是誰？

母親：難得放假，這麼早回來也無事可做。

父親：誰叫你們通通放我鴿子？（停頓）這個人到底是誰？

妹妹看向母親，母親對她點了點頭。

妹妹鼓起勇氣，看著父親的眼睛。

妹妹：他是哥哥啊！

父親：誰？

母親：我們失散多年的兒子啊！你忘記了嗎？（對二哥）兒子，快喊一聲爸爸！

父親用銳利的眼神打量二哥。

二哥躲在母親懷裡，不敢直視父親。

父親：你到底是誰？來我家有什麼企圖？

母親：你不要這樣嚇孩子！

父親：你最好快點說，不然我要叫警察來囉！

妹妹：哥，你快點叫一聲爸爸，他就會想起來了！

母親：兒子，別怕，他是你爸爸！快喊一聲爸爸！

二哥抬起頭來，直視父親。

二哥：（低聲）「爸」……

父親：你說什麼？我聽不到！

二哥：「爸」……

父親：大聲一點！

二哥：「爸」！

父親：哈哈！

母親：你願意原諒他了？

父親：哈哈！天大的笑話！（停頓）我們家什麼時候有兒子了？！

母親全身無力，攤在地上。

妹妹趕緊扶起母親，讓她在沙發上坐下。

二哥：爲什麼要這樣欺負媽？

父親：媽是你叫的嗎？誰是你媽？

二哥：我都聽說了，媽這麼辛苦，你就不能諒解她嗎？

父親：這是我家，輪不到你來教訓我！

大門的另一邊傳來急促的敲門聲。

父親前去開門。

門一開，是大弟和小弟假扮的警察。

小弟：警察！

大弟：聽說你們這邊有點麻煩，特地過來看看。

父親：台灣警察的效率還真好。這下子不用我自己打110了。

大弟：發生什麼事了嗎？

父親：這裡有個陌生人，擅自闖進我家，企圖假冒成我兒子。不過他失算了，因爲我家根本沒有兒子。他如果不是詐騙集團，就是對我太太和女兒意圖不軌。

大弟裝模作樣地走近二哥，對他不斷使眼色。

大弟：嗯？年輕人？來人家家裡有什麼事啊？

二哥：關你什麼事？

大弟：很兇嘛！直接帶回去局裡！

妹妹衝上前，拉住大弟。大弟怕被認出來，把帽子壓低，不敢用正面示人。

妹妹：警察先生，你聽我說，他真的是我哥。

小弟：可是，剛才你父親不是這麼說的喔？

妹妹：我爸因爲太生氣了，才會想把我哥趕出去。

父親：妹妹，這個人是不是給你吃了什麼？（對大弟）我女兒一定被下了迷藥，才會神智不清，胡言亂語。

二哥：我才沒有做這麼卑鄙的事情！

小弟：這個部份……

大弟：這個部分我們會回警局詳細調查。

小弟：接下來……

大弟：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個不良份子帶回去。

小弟伸手去拉二哥，妹妹從後面拉住二哥的衣服不放。

父親：妹妹，妳快放開！不要再執迷不悟了！

母親跪下，雙手掩面，啜泣不止。

二哥：媽，妳不要哭！我很快就回來找妳們。（轉頭對父親）爸，你要對媽好一點，她太可憐了。

父親：你們沒有帶手銬嗎？

小弟：不好意思，剛好手銬都賣完了。

父親：賣完了是什麼意思？

大弟：伯父，這是行話，聽不懂也沒關係。賣完了的意思是，最近犯人太多，用量太大，我們的手銬現在都在掛在人家的手上。

小弟：好啦，乖乖跟我們走。

妹妹欲上前挽留，父親抓住她的手。

二哥欲掙脫逃走，大弟抓住他的手。

二哥和妹妹想用自由的那隻手抓住對方，卻被越拉越遠。

兩人的動作就像所有通俗劇中的生離死別橋段。

妹妹：哥！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

二哥：妹妹！妳要好好照顧媽！

大弟：好啦好啦，戲演完了，乖乖跟我們回去！

二哥被拖出門外。

父親碰一聲關上大門。

大弟和小弟抓著二哥，繞到下舞台。

這裡代表戶外的空地。

上舞台燈暗，看不見客廳裡發生什麼事情。

二哥：放開我！你們不是真的警察吧？一看就知道了！

大弟：你還真兇哩！也不想想是誰救了你？

二哥：莫名其妙，救我？你們把我從家裡拖出來做什麼？有什麼企圖？

小弟：（對大弟）他好像真的變成她們家的兒子了。

二哥：我本來就是，不是什麼後來變不變的。

小弟：二哥，我問你，我叫什麼名字？

二哥：你叫什麼名字關我什麼事？

小弟：（驚嚇）他忘記我們是誰了！

大弟：白癡一個。我真是看錯人了，這個計畫一點都不可行！

小弟：我早就有這種預感了……

二哥：你們這種人懂什麼？那是我終於找到的、真正的人生。不是讓你們耍著玩的遊戲。

大弟：你才是最會玩遊戲的人吧？先說自己有特異功能，又說找到什麼真正的人生。你是連續劇看太多了吧？

小弟：（感嘆）好好喔，真羨慕你。

大弟：你羨慕個什麼勁？

小弟：人家找到真正的人生耶，我看我一輩子都不可能找到了。

二哥：我已經和幸福擦身而過一次，這次我不想再錯過了。如果你想跟上來，就得快一點！

小弟：我決定了，大弟，你自己回去吧！

大弟：你要陪這個瘋子玩下去嗎？

小弟：不是，我也要去尋找我真正的人生。我要離開這個城市。

大弟：好，隨便你們。反正我每天都有很多時間，浪費這一個晚上也不算什麼壞事。給你們一個忠告，這家根本沒錢！只是在裝闊，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從身上拿出一本小書）這個也給你們做紀念啦！寫啥東西有看沒有懂。

二哥從地上把小書撿起來，翻開幾頁細看。

二哥：這哪來的？爲什麼上面有我妹的名字？

大弟：客房的床底下發現的。

小弟：不會吧？這個世界上真的有武功秘笈？

大弟：是床底下撿的，又不是山洞裡面發現的！

二哥拍拍書上的灰塵。

二哥：這是我妹的日記。

大弟：日記？只有女生才寫那種東西。

小弟：看起來很破耶，搞不好超過 20 年了。你看，都變黃了。這還能看嗎？

二哥：別吵！我正在看！

大弟：一本破書也看得津津有味？（停頓）對了，你不是會感應嗎？幹嘛不用感應的？這樣就不用一個字一個字用眼睛看啦！

二哥：你怎麼知道我有感應能力？

大弟：我們不是才剛在客廳聊過嗎？你不是還用特異功能找到抽屜的鑰匙嗎？

二哥：我才沒有什麼感應能力。這裡是我家，當然什麼東西在哪裡我都知道。

小弟：我表演給你看，你之前就是這樣……

小弟把拳頭靠在額頭上，做出好像在感應的樣子。

小弟：然後就看到鑰匙在哪裡了。超神的，連我們用地毯式搜索都找不到呢！

二哥：我不記得我做過這種事……

小弟：好啦！我幫你！

小弟把日記塞到二哥手中。

二哥半信半疑，照著小弟示範的動作，做出用力感應的樣子。

小弟：有嗎？

二哥搖搖頭。

小弟：冥想，你要冥想。
二哥閉上眼睛，大弟故意在二哥面前揮手。
忽然二哥大叫一聲，大弟嚇了一跳。
大弟：你是怎樣？走火入魔了嗎？
二哥：我看到了！
小弟：你看到什麼？
二哥猛搖頭。
二哥：我不能說……
二哥低頭看那隻包著繃帶的手。
他把繃帶拆掉，張開掌心翻來覆去的看。原本手上的疤痕又消失了。
二哥轉身往回跑。
大弟：喂！你要去哪裡？
二哥：我要回家！
大弟：你要回哪個家？
二哥：承德路上的破公寓！
小弟：他恢復正常了！
二哥下。

小弟撿起地上的日記，唸了起來。
大弟也跟著湊上去看。

上舞台，燈亮。
客廳裡只有妹妹一個人。
她坐在桌前，配合著小弟的聲音，做出像是在寫字的動作。
小弟：「媽根本不想去巴里島，爸說什麼去渡假，其實是想送媽去看病。媽才沒病，她只是太想念哥哥。」
「今天幫哥哥寫了一封信給媽，我告訴她，哥哥後天就會回家。」
「上天啊，如果我有一個哥哥，請讓他在後天出現在我家客廳。」
大弟：這什麼時候寫的？
小弟：前天寫的。
大弟：我想看更久以前的，翻第一頁來看好了。

小弟慢慢地翻到第一頁。
妹妹：今天媽跟我說了一個故事。
有一個少女，愛上了漂泊的船伕。有一天，船伕出海之後就沒再回來，只留下一個孩子，在少女的肚子裡。有錢的表哥來到鎮上，少女的父母想和他做親家。他們趁著少女熟睡的時候，偷走她的孩子。（停頓）我聽完覺得好悲傷，媽卻要我把它寫到日記裡面。

下舞台燈漸暗。

大弟與小弟下。

母親上。

她走到妹妹身邊，一邊看妹妹寫日記，一邊與妹妹對話。

妹妹：媽不愛我，她只愛哥哥。

母親：別胡說，我也愛妳。

妹妹：爲什麼老是要說我有一個哥哥？如果真的有，那哥現在去哪裡了？

母親：他到很遠的地方去了。

妹妹：今天放學，我看到水池邊的花好漂亮，很想摘回去送給媽。可是我跌倒了，掉到水池裡面，都是爛泥巴，好臭。

母親：然後呢？

妹妹：有一個不認識的男生，好像是高年級的。他把我從池子裡面拉出來，還幫我摘了一大把花。

母親：好像故事書裡面的英雄救美。

妹妹：我把花拿回家給媽看。媽好高興，只顧著看花，都沒發現我受傷。沒有人幫我擦藥，傷口就變成了一道疤痕。

母親：每次看見那道疤痕，我就會心痛。我只能買很多長袖的衣服給妳。

妹妹：如果那個高年級的男生就是我的哥哥，那該有多好？媽就不會每天想著哥哥，而忘記我了……

二哥上。

他走到妹妹身邊。

妹妹抬頭看他。

妹妹：哥！

二哥：妳認錯人了，我不是你哥哥，我是那個幫妳摘花的人。

妹妹：對不起……

二哥：沒關係，我可以當你哥哥。

妹妹：謝謝你，我現在不想要哥哥了。（停頓）那你可以陪我回家嗎？我媽媽在家裡等我。

二哥：走吧！一起回家吧！

妹妹站起來，二哥牽起妹妹的手，兩人走向右舞台，下。

幕落。

劇終。